



搭车去南极



吴一书制作的一路向南路线图。

运的是，3个小时后，终于有一辆车停下了。

在墨西哥城，吴一书遇到了真正的危险。汽车忽然失火，她想下车，却发现后门被锁住了。火势快速蔓延，在车内的黑烟中，她跳到副驾驶，跳出汽车，冲出十几米远。回头看时，整辆车已经被火吞噬。车主在车前忙乱着，尝试灭火。

十几分钟后，火势渐弱，车主双手的指甲里有鲜血和黑碳。他和吴一书对彼此一无所知，却一起度过了生死攸关的时刻。告别时，他们像战友那样击掌。

此外，这个年轻的背包客还被人尾随过。她丢过包，意外进过监狱，遭遇了6次性骚扰。她变得更加警觉，学习了更多防身技巧，习惯把背包挂在胸前，夜晚也不搭车。选择目的地时，她会特意避开治安情况不佳的地方。

更多时候，她的敌人是大自然。在社会的纷扰之外，自然界每天都在上演着生死交锋。

在巴拿马和哥伦比亚边境，存在着南北美公路交通的唯一断点，吴一书只能乘船穿越此地。她搭上了一艘建造于1973年的帆船，住进6平方米的船舱。某个夜晚，帆船被风暴袭击，卷起的浪有船的几倍高。她听见玻璃破碎的声音，看见闪电像银蛇扎入海面，想要站起却重重地摔倒。次日，海面恢复了平静，船上则一片狼藉。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人类的渺小。对于大海，我们就像是泡沫星星。

吴一书回忆，她还被困在安第斯山脉的崖壁上，像一片摇摇欲坠的树叶，直到被一位路过的登山者救下。

她曾用8天时间，在海拔地区翻山越岭，每天徒步8小时。那里没有通讯信号，极少人烟，极强的紫外线半个小时就能把皮肤晒伤。她没料到，徒步的第一天就遇上冰雪天气，脚被磨出水泡，脸开始蜕皮，指甲充血、脱落。

吴一书强撑着走完14公里，终于在雪峰下看见一顶顶彩色的帐篷。那晚，她头疼、吞咽困难、失眠。

为什么要跑来花钱受罪？她想。后来，偶遇的徒步者给她手套、登山杖、罐头和鼓励，云雾散去后，她人生中第一次看到银河，还有雪峰、高原湖。自然让我心安，也许我永远不会一无所有，我有雪山、森林、海洋、新月，还有日复一日照常升起太阳。

在朋友圈现身时，吴一书尽量不透露冒险的情况。对父母、朋友，吴一书总是报喜不报忧。彭彦棋和她常常通话，他听到过一些危险的经历，但从来没有很担心过她。因为电话的那头，吴一书总会轻快地告诉他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已经安全了。

八十五趟顺风车

我不想让大家担心，也不想因此羁绊向往自由的人。吴一书说，在路上，危险始终存在，但也有陌生人不求回报的帮助，比如一顿丰盛的晚餐、两件防寒的棉袄、一星期的免费住宿，让她几乎没有机会花钱。

有一次，她在24小时内搭上了6辆车。有车主给她买饮用水和零食，有人绕5小时路送她一程。她最长的搭车记录是3300公里，在货车上度过六天五晚。

吴一书解释，选择搭便车旅行是因为能够遇见各种各样的人。起初，她习惯一上车就滔滔不

绝地聊起自己的经历，后来，她学会了听别人讲。流浪汉、货车司机、退伍军人、新闻记者、跨越大洋的航海家、19岁带着吉他穷游世界的背包客，她听到了人生百态。

从阿拉斯加到乌斯怀亚，她总共搭了85趟顺风车。

吴一书曾遇到一名独自环游世界的盲人，他去过全球的150个国家。我们习惯了走马观花式的旅游，他虽然看不见，却深深拥抱了一个许多人都无法知晓的真实世界。他触摸金字塔，用手感受砖石的温度和质感；他在南极深呼吸，感受流过鼻腔，沉入肺腑的寒意。吴一书觉得，他的世界从来都是有色彩的。

当被问及旅行的意义时，这个还不到20岁的女孩说，她不想丢失对世界的好奇，害怕自己变得麻木。

是他们把世界带给了我

2021年，斯坦福大学在中国大陆录取的本科生中，有3人获得了全额奖学金，吴一书是其中之一。在当时的新闻报道里，她被称为“天才少女”别人的孩子。人们关注她来自县城的出身。在湖南岳阳湘阴县，她念完了小学、初中，没有赢在起跑线上。

吴一中考时考上了雅礼中学，长沙四大名校之一。那一年，她所在的湘阴县只有两人被雅礼中学录取。

有网友总结她的经历，是一个县城女孩的逆袭之路。在吴一书看来，自己在人群中很不起眼，能做的只是最大化地利用好已有的资源。

她回忆，雅礼中学的同学们都觉得她很“淳朴”。口语课上，她操着一口土味英语，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口。课余时间，大家聊热播综艺，杨超越、孟美岐，这些名字她从来没听说过。

在这所中学，吴一书的口语课外教毕业于耶鲁大学。课堂外，同学们活跃在30多类社团中。教室的墙壁上，每周一都会贴出新的日程表，写满社团活动。

和外教聊天是吴一书每天最期待的事。起初，她只是想了解异国文化，顺便练习口语。聊得多了，她开始袒露自己，谈起梦想、童年的经历、对会议题的看法。对话时间从几分钟延长到几小时。高二时，吴一书做了一个决定：申请出国留学。

同级的学生中，准备出国的人只有7个人，她是唯一一个交不起学费的。起初，父母考虑到经济压力，并不支持她的选择。吴一书咬咬牙，把目标定为哈佛大学（哈佛大学、普林斯顿大学、耶鲁大学、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），争取奖学金。

一年内，她读完了30本英文原著，每天和外教交流，直到能用英语自由对话。父母负担不起留学辅导班，她就自学网上的免费资料，在AP（美国大学预修课程）考试中取得满分。

吴一书知道，成绩好是不够的，那些学校想看到有血有肉的人。

新冠疫情爆发后，吴一书参与组织了雅礼中学和中雅培粹中学的联合募捐活动，共募集94万元，购买防护服、口罩、体温计，寄给湖北的3所医院。老师很担心这个会翘课、成绩一般的女孩。吴一书的父母因此被约谈过，她和母亲曾爆发冲突，彼此对着大吼。



在哥伦比亚边境，吴一书遇到的委内瑞拉人。



吴一书护照上的各国签证印章。



吴一书在通往美国阿拉斯加州苏厄德的公路入口处搭车。



吴一书乘坐的轮船即将抵达南极半岛。

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最终，父亲先妥协了，对于女儿去国外念书的决定，表示不支持也不反对，但可以支付考试、申请的费用。17岁那年的春天，吴一书收到斯坦福的录取通知书，她赌赢了。

翻看初一时的日记，吴一书发现，自己12岁就写过：大学毕业后，找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，10年后辞职，去环游世界。那时的她想象不到，仅仅过了6年，她就已经在一个人上路了。

环游世界也许是很多少年的梦想，吴一书觉得自己很幸运，梦想没有被扼杀。就像小时候她在墙上涂鸦，但父母从来没有惩罚过她。

吴一书热爱旅行，和家庭影响有关。她父亲曾搭便车从西藏到新疆。当时我就觉得好酷，很想去试试。父母会利用假期，带女儿到处走走。

根据吴一书的观察，在家乡县城，人们更愿意买车和电梯房，但我爸更想把钱花在旅行上，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。在她印象中，一家人出行很少跟团旅行，因为没有私家车，也从未自驾游过。她说父亲骑自行车通勤20年，认为买车的钱可以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。

从县中到斯坦福大学，从北极到南极，吴一书一直想走向更宽广的世界。但同时，身份的转化也让她感觉到撕裂。她会留意社会上不够公平正义、贫富差距显著的现象，重新审视自己的命运：如果我也像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一样，世界还会像这艘友善吗？

在哥伦比亚边境，吴一书遇见了12名委内瑞拉难民。他们和吴一书年龄相仿，却要背井离乡，外出打工养活家人。吴一书和他们一起徒步了一天，晚上就睡在难民营。走了8小时的路，她多次伸手拦车，但即使她挥动着钞票，也没有一辆车愿意为这群人停下。吴一书意识到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身份的问题。

在难民营，志愿者送来热狗和燕麦香蕉粥。他们来自以色列、叙利亚、巴西、英国、美国。吴一书决定暂时加入志愿者队伍。每一天，他们需要准备上百份晚餐。负责人玛塔告诉她，这所难民营能够存在，全靠好心人的捐赠和她有限的存款，60美元的燃气可以支撑15天，没钱买燃料时就自己砍柴生火。

结束了由北到南的旅行，吴一书的冒险仍在继续。2022年1月，她踏上了非洲的土地。这一次，目标是东向西横跨非洲。

在苏丹的村落，她遇见卖水果的老人穆罕默德。语言不通，两人只能打字交流。在这个日均收入相当于23元人民币的村子里，人们很少吃肉，水果也是奢侈品，但老人用橙子、苹果、西瓜款待她。为了报答这份厚礼，吴一书决定和他聊聊苏丹以外的世界。

她点开手机里的视频，展示给老人看：这是南极，南乔治亚的企鹅。这是阿拉斯加的雪山。这是加勒比海。

老人睁大了眼睛，发出感叹。他不知道南极在哪，对地球的大陆板块也没有概念。他去过最远的地方是苏丹首都，离家470公里，路费是他半个月的收入。在这个地方，斯坦福学生的身份无效，他只知道眼前的女孩来自中国，正在穿越非洲，很了不起。

吴一书记得，那天道别时，老人笑着说：我无法去到世界的尽头，但谢谢你把世界带向我来。吴一书鼻子一酸，那一瞬间，许多不同肤色的面孔闪过她的脑海。

应该说，是他们把世界带给了我。

影音书画

愿孩子有更多好歌可以唱

□ 秦珍子

很轻松地，我就接上了第二句，在我女儿唱出《小鸟在前面带路》之后。

六一儿童节将至，学校排练歌曲《快乐的节日》。30年之前，我过节，也唱这首歌。

我好奇地查了查，它诞生于1953年，今年70岁。它的词作者管桦创作过《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》，曲作者李群曾任人民音乐出版社副总编、《儿童音乐》主编。2022年的六一全国少儿晚会，还以它命名；几乎每一个网络音乐平台的儿童歌单，都收录了它。

翻看歌单，我还找到了99岁的《小白船》、66岁的《小燕子》，80后《数鸭歌》和《采蘑菇的小姑娘》，台湾的《蜗牛与黄鹂鸟》和云南哈尼族的《其多列》。它们穿越时代，就像保罗那塞尚的苹果一样新鲜。

在这些经典儿歌中，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对我的意义格外不同。听着它的旋律，我能看见年轻的母亲，在公园门口朝我挥手微笑；能回到8岁那年的音乐教室，领着同学们吱吱哇哇。再后来，我捏着女儿跑来跑去的小脚丫，让小船儿推开波浪；摇动她的秋千，等凉爽的风。

它和我母亲喜欢的《圣母颂》《二泉映月》共同完成对我的音乐启蒙，又被我唱给孩子，勾连起我们三代人的生活。而它对儿童的意义更在于，除了美和德育，显然快乐更多。我是如此熟悉它，以至于根本没有学唱它的记忆，似乎我有记忆前已经有它了。

很遗憾，人们对于无比熟悉的事物，往往就忘了深究。我竟是不久前才知道这旋律出自谁手。

1955年，长春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给孩子的彩色故事片，著名词作家乔羽写出了主题曲歌词，导演找到作曲家刘炽，请他谱曲，和摄制组的孩子到昆明湖上划船，体验生活。

孩子们在叫，爸爸硬着头皮上了船。刘莹莹在《灵魂的旋律：我的父亲刘炽》一书中写道。她回忆，父亲常自称“旱鸭子”，对水怕得要命，水漫到膝盖就“晕乎乎”了，但他喜欢孩子，想跟他们一起玩儿，想写这首歌。

书中记载，刘炽和小演员在水上玩儿了一会儿，忽然要求停船靠岸，旋律出来了，得赶紧把它记下来。这位作曲家还向孩子们承诺，写好了唱给他们听，喜欢就留下来，不喜欢就再写。

不少历史资料都记录了这样一个画面，在颐和园昆明湖畔的一块大石头上，刘炽完成了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旋律的初创和修改。就在那天，他把刚写在小本本上的这首歌唱给小演员们听，得到的评价是：太好了，很像我们在船上玩儿的感觉！

另一个有趣的细节是，有人曾建议刘炽将这首歌写成“唢呐恰”的四三拍，他的妻子表示，三拍划船不得转圈啊，他便又将选择权交给了孩子，最终选定我们听到的四二拍。

如果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，那么毫无疑问，这是一首真正属于孩子的歌。它描述孩子的生活，展现孩子们欢乐，得到孩子的共鸣。我读小学的时候，台湾歌手范晓萱的流行儿童歌曲已经相当走红，但在我的心里，左三圈右三圈的力量始终没盖过那双船桨。

作曲家刘炽出生于1921年，是我的西安乡党。更多人知晓他，是因为他的另一首代表作《我的祖国》。这首歌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程度无需赘言，我年逾70岁的父亲说，一条大河的旋律听了一辈子，回想起来，依然觉得优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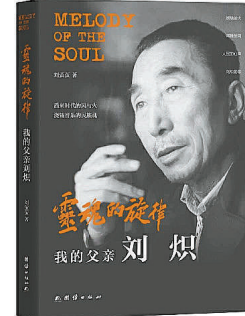
刘莹莹是刘炽的小女儿，也是一位音乐人。在父亲去世25年后，她以孩子的视角，出版了父亲的传记。书中的刘炽，是醉心创作的作曲家，是民族音乐的守护者，也是爱美、爱说笑、爱孩子的普通人。

中国著名钢琴家鲍蕙荞曾是刘莹莹的老师。她为刘炽的传记题序，称他为“中国作曲家家里的律律大师”。在她看来，刘炽一直生活在人民中间，曾说过“没有真实情感的人不要干这一行；不真正爱人民的人不能干这一行。即使在特殊年代屡受打击和屈辱，他对音乐和人民的爱也没有消失。

刘炽的搭档乔羽，于2022年6月去世。他曾为刘炽的传记题词《灵魂的旋律》，却最终没看到这本书。刘莹莹说，希望两位老人天堂有诗歌，有音乐，有好酒，有欢笑。5月里的一天，新书发布会上来了不少人，有文艺界的大咖，也有为一条大河而来的民众，人们在会场合唱刘炽写的歌。没有万人体育场的山呼海啸，没有直播间在线人数的几个亿，只有与时间共存的旋律。

作为友人口中的“中华小曲库”，我就算再扩容几个G，唱给孩子听的恐怕还是那张岁数长我几辈的歌单。如今，我女儿已经是毛不易的粉丝了，当然我也是，但是我很开心，在她能自由地选择倾听什么、弹奏什么之前，我们曾一起荡起双桨。

与此同时，我也真诚地呼吁，作曲家们，词作者们，别让那些比我年轻的妈妈，还只能荡起双桨，也别让小学生们，全成了孤勇者。快乐的节日，但愿我们能唱更多的好歌。



《灵魂的旋律：我的父亲刘炽》
刘莹莹 著
团结出版社
2023年5月 第一版